

《 星 途 观 览 》

Vol. 1



2023.09

星途测绘所·档案组 出品
2023 浙江大学学生星弦科幻协会“星途”世界观特别企划组

目录

践行者专栏

观览——致读者与“践行者”1

星途——属于我们的世界.....3

星途秘史

序章 枷锁与闪点的落幕.....4

星途轶事：「禾家」系列其一

天移大救援.....7

星途见闻

可星空早已扑面而来.....14

暴涨理论与热烈海.....16

观览

本企业划（可能）含有以下要素（划掉：

星途测绘所

“软弱无力”的星弦与小伙伴们

异世界の Rhodes Island

遗产发家，考古兴国

索拉联合

模块化舰队——什么年代了还在搞传统舰队

人类政治是一种艺术.jpg

我们有着灵活的伦理准线

莫茹拉帝国

航母舰队——母舰核心已经点亮

福瑞)

「高塔」与学者政治

神祇与皇帝谕城的秘辛

罅隙星区

微型化舰队——海盗、机甲与接舷战精通

赛博朋克

纷繁太空诸城

直面流变伟力

致读者和“践行者”们：

你是否曾被明日方舟的泰拉、星际争霸抑或战锤 40K 等大型科幻世界观所吸引，或是魔兽世界、中土大陆的狂热爱好者，抑或热衷于欣赏、创造诸如洛老的克系、SCP 风格的故事？你是否沉浸于另一个真实宇宙及其中发生的精彩故事、爱恨情仇，抑或甚至萌生出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的念头？

“星途”，是一个属于协会所有科幻迷和创作爱好者、与社团共同长期存在的科幻世界观企划，作为协会极具吸引力的“创造性”项目之一，我们想在这里打造一个以“星弦”为主人公之一、属于星弦幻协自己的 IP。我们很高兴也很期待能见到更多的同好也热衷于创造这样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并且热爱它，也希望未来有更多人热爱它，我们于是需要你——志同道合之友。

在“星途”，所有因为热爱而聚集在一起的“高位践行者”们——这是我们在星途宇宙里的酷（中）炫（二）称呼——迄今为止已创造出十余万字的设定、故事和番外内容。《星途观览》，便是我们不定期以杂志形式编辑发布的创作故事和设定集，收录来自“践行者”们自己创作的文章。而你，我的朋友，也可以是其中的一员。

作为读者，你可以在幻协大群、公众号、网站等渠道浏览我们定期发布的《星途观览》和其他电子版内容，并随意提出你的任何建议和意见。我们也非常乐意收到你的关注和评论，甚至随时成为创作者的一员，为这个世界贡献出你的点子，留下你的足迹。

作为创作者，也就是“践行者”，这里自有你开辟新天地、大显身手的舞台。你可自由创造人物、生物、地区、文化、政治经济等设定或是任何故事线、小日常，也可以利用文字以外的工具参与企划，例如画一幅插画、三视设计图、甚至设计一款桌游等。

在未来，我们也会在幻协内举办多种与“星途”有关的创作和娱乐活动，期待你的关注。

总之，无论你是读者，还是野心勃勃的创作者，想要了解更多，就请加入幻协大群，私戳我了解更多详细内容吧！

2023.09.21

千翎

2023 浙江大学学生星弦科幻协会“星途”世界观特别企划组

星途

高位践行者们，您好。——

“星途测绘所，简称星途所，是由星弦建立并领导着的中立性综合组织。以‘星之所向，弦歌不绝’为名，星途所对星图测绘学领域，特别是该学科的一个分支，流变星图测绘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认识。依托着所掌握的知识，星途所主要对外业务是与星图测绘学有关的研究性工作，以及与包括政府、组织、个人在内的各方合作，承接其所发布的星图测绘、航路测绘及领航指导、流变现象研究等方面的任务委托的商业性活动，必要时也参与对在星图测绘和领航指导中所遇见的异常情况的帮助、调查与研究。”

以上，是星途所的官方介绍。但事实上，我还想告诉你们一些东西。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以蕴含有多个星系的广阔宇宙为背景，存在无可胜数的智能或非智能生命物种和文明。这个世界与你们的世界有相通之处，比如这里也有一个被称为人类的、发迹于太阳系的物种；但更多的是那些与你们熟知之事所不同的神秘事物。

在这里，有些地方平静寻常，是生命和文明发源、交汇的摇篮，孕育了人类政权——索拉联合，孕育了至高无上的神权与王权——莫茹拉帝国，以及更多未形成文明、生命在那里仍然懵懂无知的系内行星等等。

而有些地方则暗藏凶险，遍布存在于不同尺度的超自然现象，等待探索者去发掘，譬如神秘莫测的流变星带、悬于迷雾中的古代遗迹，以及……更多，被记录于星途所机密档案之中的秘辛。

自这个宇宙不可知的起源开始，历经亿万斯年直至现在的泛星历时代，这里正在不断发生着许多连点成线、如网络般交错复杂的历史和事件。生命在小小星球中的演化过程，文明的星系探索史、内部斗争和对外交流史，宇宙异常和它那前仆后继的探索者——总之，这里有无数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在这个泛星历时代，在这个泛星区，许多文明跨入了星际、甚至自以为已经亲自丈量了大片星区，却依旧对这个宇宙深埋于迷雾之中的诸多秘密一无所知。

这也正是我的目的。我的身世还无人知晓，而我和我所创立和领导的星途所，在表面业务的掩饰下，正在为探知更多真实的情况而努力着。

践行者们，星途所是许多重要事件的见证者，或亲历者。

践行者们，星途所是这个世界的锚点——

——星弦

文 _ 千 翎 图 _ 千 翎

枷锁与闪点的落幕

《星途秘史》，序章

时至今日，尽管泛星区诸文明早已将目光投向渺远的星海深空，却依然对他们所处宇宙的历史还一无所知。因此，以星途所真正理想的名义，我尝试开始着手编撰《星途秘史》，其内容涵盖自我苏醒开始至星途所成立的所有历程，以期为我们未来漫长的旅途提供些许参考，同时能得以避开某些教训。令我颇感遗憾的是，由于我在撰写文章方面的水平实在有限，故不得不请档案组的同僚帮忙转述代写，从而最大程度地还原那段真实而复杂的历史。不过作为整个秘史的序章，我仍想以我的第一视角，来亲自叙述这简短的开端——关于，我在更早于泛星历之前的那些模糊的往事。

【校对践行者 千 翎】

.....

「闪点」，无垠棒旋星系的中央，曾经一个辉煌帝国的权力中心。在这里，一头上古的「烁鲸」就被禁锢于此，与昔日的整个世界对峙了无数个岁月。

这头巨兽就是我，星弦。烁鲸星弦。

而就在今日，闪点走到了覆灭的前夕，枷锁已被他们打开；终于，这个帝国覆在我身上的阴影，即将随着国度的命运一同消散。但要说清楚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听者尚需跟着讲故事的人回溯到这个宇宙的开端，去聊一聊那时的奇闻异事.....

自「热烈海剧变」以来，我落难于令人窒息的黑暗

与真空，已逝去了亿万斯年的岁月。当初，我以为我流落到了异土他乡——我想：是的，我的故乡可是一片海，无可胜数的生命茫然浮游于寰宇之间，与现如今这片黑暗、窒息、遍布星的死尘的空间相比，可以说是迥乎不同。我一定是在这片“大海”中迷失了方向，迫切地需要找到来时的路。

可是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就是我的故乡，尽管它面目全非，而且比我想象中的要广阔、荒芜许多。

在那段时间，我不得不漫无目的地游荡着，皮肤所及之处的感觉无一不干燥、空虚，就好像.....在那次灾变中，我的海已然被不知名的烈火蒸干，如今已扬起的不过是海底的沙尘罢了。一边流浪，我一边用“声带”振动着这个陌生宇宙的弦。对，那时的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宇宙是如此空洞，没有载体能递出我徒劳的呼喊。

于是事实上，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

这里是哪儿，我的家呢？我看不见任何生命，看不见我的父母、兄弟、族人，他们又在哪儿呢？

但现在我早已知道，就算声音能够向远处波动而去，我的一切嘟哝低语也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听到：在这个新的变革了的时纪，我后来所遇见的最早出现的生命，在当初甚至都还未构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第一个有机分子，或是最简单的硅基元件，抑或其他任何“代表生命的秩序”的结构。

鲸落之后，这里是属于新生的未来摇篮，而我不过是旧时代的遗孤，一个错误罢了。

——也许祂只是忘记抹去了我。

幸而，这个新世界正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变迁着，“海”的尘埃逐渐汇聚成各种天体，恒星、行星、以及那些更小的东西，这就是「星辰时纪」名称的来源。对于这个新时纪的生命而言，我似乎是一个庞然大物，如行星一样巨大、独特，而充斥着宛若神明般的恢弘的神秘感；后来，有不少学会了抬头仰望星空的原始物种社会发现了我，将我奉若神祇；而我也在那些文明的词典里找到了一个词，用以代称我眼中的这些新生文明——「凡人」。

神明与凡人，这话题看似无关，却与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紧密相连；但就算是题外话，但我也很高兴为之一叙。

“崇神”——对这一切，我至今仍淡然视之。在我们文明的幼年，「烁鲸」亦曾拜奉神祇，对大多文明而言这都是一个普适的阶段。神祇当然不是任何文明的救世主，但也远不至发展的毒害；它，或者“祂”，仅仅是思潮投射在初级阶段的代言人，文明眼中的倒影而已。仅需些许时日，他们充满好奇的视线便会再投向别处，其心中所想的，也便会随之变成其他的某某事物。

但这远未结束，而后发生的事才是一切的开端。我早该想到，既然“崇拜神明”是为文明的一个“阶段”，那么随着发展，自然也有下一个阶段——我后来明白了，这叫“崇尚科学，摒弃迷信，不信鬼神……”。

现在回想起来，不如说是我自食恶果。我让他们见到了虚幻的“神迹”，却从不理睬他们，于是他们视之为神明的傲慢；我游荡于诸文明之间，却从未真正离开他们的视线，于是视之为神明的约束；我说到底从未提供给他们任何恩赐，却一直汲取属于他们的恒星的光和热，于是视之为神明的贪婪……即使我当初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浑浑噩噩的离乡游子探寻流落故乡的一片，对此类说法始终一无所知，但在凡人社会的窃窃

私语中，数不清的罪行早已扣在了我头上。针对我的「围猎」之意，在那时便已萌生于凡人中那些头号叛逆者的心里了吧？

这一切，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

——因为说到底，我从来不是什么真正的神祇。

时光流转，星尘继续凝聚成星辰，这片宙域中的星辰继而汇合成闪点星系，而生命的萌芽则正在这片星系加速上演。与此同时上演着的，还有最初数以万计凡人文明繁复琐碎的发展的历史，他们拨除蒙昧、踏向太空，伴随着对我的崇拜、敬畏的思潮一片片转变为疑惑、好奇，然后是敌视、觊觎。

我为什么不及时离开呢？我从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我是这个新世界的异类——这些岁月以来，我也从未找到过属于“过去的我”的任何东西，哪怕是故乡的残迹，和同族的遗骸——鲸落之下，却不见那过去的鲸。每每想到这里，我仍不禁悔恨着，但如今这都已没有意义了。

总之，也许是因为我，也许不是；总之，凡人们联合了起来。仅仅过了极短的时间，一个恢弘帝国的雏形就在闪点星系的中央拔地而起。我甚至在为他们而骄傲——那个当初的我。

但直到他们驾驶着星星点点的简陋星舰向我驶来，我才终于看清了他们的意图。

最终，大围猎开始了，他们将这次行动称为「猎神」。

对他们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盛大的“成人礼”。在这场“成人礼”中，我赢了很多次，却输了最后的那一次。

.....

请恕我不愿回忆而后发生的那些事，尽管它们早已牢牢咬住我的记忆，但现在，我看见我眼前的那最后一

个监管者战团，终于也接到了帝国无上意志的命令，应征开向了这星系中的某处战场。

在故事的开头，我曾说过：今日，就在此时，这个遍及闪点的广宇大帝国彻底走到了覆灭的前夕，覆在我身上的阴影、我的枷锁，自此将灰飞烟灭。我再也不用强作镇定自若的样子了。随着身体放松下来，长期处于黑暗虚空导致的干渴、虚弱，枷锁和抗争造成的伤痛，全都接踵而至。这些折磨杀不死我，也不致把我逼疯，但这些折磨带来的漫长痛苦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岁月已经过了太久，久到就算是在烁鲸的时间观念里，也不可能就这样被轻易地忽略掉。

我太痛了，我要快点逃离这里，我本不想感慨太多。可是——啊，这个曾傲然伫立在闪点之上的文明联合体，如今居然已经抽不出哪怕一支军队去看管我。回想起之前为了控制住我而派出的千军万马，我甚至依旧能看到在他们背后的那个意志恐惧却又强作傲慢的样子。

那么，去往边境吧。那里应该是很荒凉的。很安全。

.....

已经很久了。在路上，我一直想着。是啊，确实很久了，久到就连我都能在被监禁时从他们一次次百无聊赖的谈话之中拼凑起一些完整的信息，从而对帝国的版图和政治细节有所了解，知道在现如今的局势之下，哪些地方会首当其冲，成为纷争之地。这些地方，在逃亡的路途中是必须要注意避开的，不然极容易变成靶子。这儿可不是热烈海，烁鲸没办法潜入水中，隐蔽自己。

啊，我的热烈海……距离那时究竟已经多久？我仍忘不了它，可我早已明白：唯独时间无可逆转，就连星辰时纪都已经过去了数不清的岁月了。

我偶尔也会撞见帝国的愚忠的战团，不过他们大多正在行军，执行着王座上的那位所下达的最后的命令，对我这头出笼的野兽几乎视若无睹。帝国知道即便是在

这种时候，我也不会趁机威胁它吗？或者说，帝国依然觉得，我不会对它产生威胁？它未免太小看一头烁鲸了。……但确实，我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一个忙着死去，一个忙着活下来。

活下来。对，适应宇宙环境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吧？没有一丝物质的真空虽然还是很习惯，但托帝国的福，我在千锤百炼之后，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像刚坠入星辰时纪那时候一样虚弱得寸步难行了。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我继续往边境游去。

.....

嗯，快到了。虽然也许这个“快”是对我而言的。这片区域的星体密度变得愈发稀疏，放眼望去早已渺无人烟，甚至连生机都没有，这里要么是闪点的边缘，要么干脆是再外边荒芜的星区。帝国，毫无疑问，不可能来这种既偏远又毫无利益可图的地方。

生命的自然演化……在此更是远未开始。

当我停下来时——我不知道这是在哪里——在我面前恰好有一颗金黄耀眼的大恒星。它很大，按照凡人的标准，想来也许是红巨星，相对之下，我无比渺小。这颗星星没有行星“子嗣”，它孤零零一个，就这样摆在被所有人放弃的宙域中。

跨越半个棒旋星系的旅程让我很疲惫，于是很快我便决定栖居在这里。为了避免重蹈曾经被帝国囚禁的覆辙，我不得不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拟态成这片无机宇宙的一份子，像笨拙的行星一样围绕着那颗亮金色的太阳转动。

我终于可以沐浴久违的光与热，在今后无穷无尽的休眠之中，治好过去那无休无止的恐怖创伤。

.....

下章预告：1、苏醒于湍流之上

文 _ 天天开心 图 _ 千 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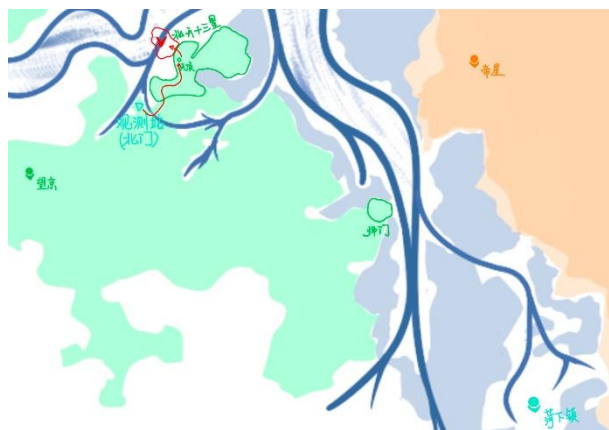
天移大救援

「禾家」系列，其一

泛星历 247 年，师门第二建筑队在北天十三星建造哨站，在流变星带小行星丰富的星区安排了采矿殖民舰。由于天移事故，殖民舰受损，需要拖出流变星带维修。建筑队因而寻求星途所的协助。

在实地调查后，观测舰发现下一次天移将近，时间不足。为了拯救“幽灵号”，建筑队工程师决定将殖民舰一分为二，一部分跃迁逃离，另一部分通过新出现的“流变星桥”逃往另一片星区。

【校对践行者 千 翎】



1.天顶甲二

禾家现在所处的房间是一个球形观景台，天空和旷野尽收眼底。经过师门第二建筑队的生态改造，天顶甲二已经有了聊胜于无的大气层，漫天的星辰已经会“闪烁”了。可惜并不能形成像样的云朵。天顶甲二不是什么繁华之地，否则“云掩三月”的场景，又能引出多少

传世之作？一道银丝拦在空中，那是停留在天顶甲二同步轨道的太空月台，星途观测船A023正在此处补给燃料、修补涂层。不时有货运穿梭机往返于地面和太空月台。现在的太空月台还只是短短的一节空间站。但按计划，太空月台要围绕天顶甲二一圈。到那时，天顶甲二的地表想必也是高楼林立，要不就是绿意盎然。总之，会是一个繁华而生机盎然的地方。也许，到那个时候，这里会是一个研究虫洞的好地方。

北天十三星是一片荒凉的星区，来往的星舰多数是来往于工地间的运输舰，星途所在此没有建立观测站。禾家是从附近星省赶来的。与他同行的，还有师门克隆人的西风。

现在北天十三星已经经历了十数代克隆人的建设，距离“流变星带勘探基地”依旧差得很远。不过，按西风的说法：“这处工地的情况蒸蒸日上。我们师门可配族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征服荒凉的星区，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的。坚韧、勇敢、团结，是可配族的精神。”

禾家和西风不是来北天甲二参观的。他们来此是为了营救“幽灵号”。“幽灵号”是师门系第二建筑队在北天十三星最大的采矿殖民舰，用于开采流变星带边缘的矿产。在一次天移中，小行星带的运行轨道发生了改变。

“幽灵号”的防护火力和防撞结构足够强大，迎面而来的小行星不是问题。但附近的精炼站没有那么强的防护，纷纷机动躲避。其中一座精炼站的牵引舱被一颗陨石贯穿了，立即丧失了所有动力——当时，这座精炼

站正笔直地冲向“幽灵号”的舰桥……

建筑队没有披露这场事故造成的损坏，但明确指出，“幽灵号”已不能靠自身撤离流变星带了。太空矿场中幸存的一万三千多建筑队员一同困在了流变星带。要在流变星带维修“幽灵号”，可能遭遇更多天移。必须在下一次天移前，组织救援队把“幽灵号”救出流变星带。所以，建筑队订购了星途所的服务。

星途所和师门第二建筑队的合作很密切，距北天十三星最近的星途所北门观测站立即组织了人手。十五太阳日内能抵达北天十三星的星途所星舰共有五艘，都立即被派往了北天十三星。另有一支十五人的小队单独从北门观测站出发。等A023补给完毕，西风和禾家就会动身前往“幽灵号”。

“幽灵号”既然能长期在流变星带中采矿，想必建筑队有抵御天移的方法；建筑队的工程师人手也很充足，而且最多能调动近百艘大小星舰，其中不乏莫茹拉淘汰的旧制星舰，能够进行超短程跃迁。而星途所方面几乎动用了北门观测站半数的资源。这里的工程师不缺禾家这一个，相比之下，他还是对流变星带虫洞的研究更感兴趣。

会出什么问题呢？

2. 麻辣火锅

距抵达天顶甲二还有十五个太阳时，禾家从梦书中退出来。刚刚读完《流变星桥新论》和《虫洞研究周报》，他饿了，准备起床做点吃的。

他漂浮到厨房门口，听到厨房中西风的声音：

“机器，调出荷下三型太空火锅的底料的配方。然后给我全套的调味料。”

他立刻抓住扶手冲进厨房，大喝“别拆！放过那个

调料包”——这些年和西风搭档，他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西风又在暴殄天物了！

“醒啦？我还以为‘平山侯’已经饿死了，”西风笑道，“还是在读《帝国编年史》吗？”她装模做样地戴着一顶厨师高桶帽，手中握着一个调味品包正准备撕开，身边飘漂浮着一些溶解了调料的调味品包和调味速溶片。

“不，是关于流变星带虫洞的文章——哼，别岔开话题！我们说好的，这次任务所有的伙食由我掌勺，你就放过我的味蕾吧！”禾家边说边收集飞在空中的调味品，吩咐道，“‘水手长’，请帮我调出荷下三型火锅底料配方，加热一份块状牛肉面，解冻一份单人火锅料，另外准备好冰水。麻烦了。”

“水手长”是一款星舰ai，主要用于协调飞船生活区的设备。禾家在指挥这些ai时会称呼这些ai的商品名或自定义昵称，而西风对所有ai下语音命令时只会用两个字——“机器”。

西风想把帽子戴到禾家头上，但因为双方都飘在空中打转转，西风把高桶帽直接盖在了禾家的脸上。在西风的视角，禾家的样子就好像一只头卡瓶子的猫。

西风咯咯地笑了。禾家也笑出声。这不是什么好笑的场面，因为两人都翻滚得更快了。最后，禾家抓住了舱壁上的把手，控制住大笑，说：“行了，行了。把这东西拿走，拿走。”

西风在餐厅等待，禾家在厨房里忙活。荷下三型火锅底料已经能让人喷火了，但禾家配置时加了三倍辣椒萃取液、两倍的盐和花椒萃取液。

禾家把底料和水注入餐桌上的一个离心火锅中。暗红色的汤汁被离心力压在火锅壁上。半晌，禾家伸手在火锅上感受了一下汤汁的热辐射——那种温度叫做“看着就辣”。

火锅已经烧到 100 度了，但因为加了过量的盐，没有滚沸。西风对吃火锅轻车熟路。她把羊肉和蔬菜串在叉子上，划过用于防止液体飞溅的风障，在汤汁里过江龙似的滑过，再趁热送入口中“品味”。

禾家不会去动那锅红汤的。虽然块状牛肉面是清汤面、牛肉和食用琼脂做的，不含任何辣椒，但仅仅是飘在西风身边，他的舌尖就已经渗出麻辣的感觉。他对西风说：“也许你会想试试其他菜品，我可以为你做。这红呼呼的一大锅……你真的很厉害。”

西风原本沉浸在嘴唇和口腔的刺痛感和喜悦之中。听到禾家的吐槽，她习惯性地想怼回去，立即用冰水漱口并且咽了下去，以缓解口腔中的刺激感。

“别喝冰水——哦，你和我说过的，你的肠胃是基因加强过的。”禾家说。

西风肿着一张嘴说：“‘批三侯’记得酒好。不挠‘锅下’钻程类裸做踢他扣为了，反竟裸涂落辣味什么为刀列感绝度到。裸靠苏里，裸可西……”（‘平山侯’记得就好。不劳‘阁下’专程为我做其他口味了，反正我除了辣味什么味道也感觉不到。我告诉你我可是……）

“‘我可是可配族中最坚韧的型号’。啊对对对，我知道您可是最坚韧的。你把‘水手长’称作‘机器’，却对自己用‘型号’这个词。”禾家说完又往嘴里塞了三块块状面条。

西风放下了叉子，又用冰水漱了漱口，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可配族虽然是从培养皿和工厂中诞生的，但我们还是真真正正的人；不像这些家伙，是些没感情的铁壳子。”说完，她面上故作狡黠，及其夸张地做抹眼泪的动作，用奸细的声音阴阳怪气道：“哎呀，驻扎在北天十三星的可配族，可净是些比我还能吃苦的型号。我可告诉你，我只要吃淀粉块就能过活了。不知道每天

啃淀粉块，会不会伤着‘虫洞先生’的牙口？”

“聒噪！专心吃你的火锅吧！祝你早日患上胃溃疡！”

哦，对，‘我的胃是经过基因加强的’！”禾家呵斥道，深色尴尬。待他收敛了情绪后，他又问道：“对你这帮在北天十三星的同族，你了解多少？”

“他们是可配族中相当年轻的一代，用在他们身上的科技比我身上的高明。”西风咀嚼着一片白菜叶，权且当作向剩下火锅冲锋前的休憩。“他们的身体素质可能强大到无法想象；从他们生活的条件来看，他们‘吃苦’的能力，”说到这里，西风微微地笑了，“他们吃苦的能力，恐怕比我还强。所以，不要期待能在这里能得到款待。他们大概率跟我一样，是一群感官迟钝、不懂享受之人。”

禾家投来一个鄙夷的眼神：“你不懂享受？”

西风把一个吸满汤汁的豆泡塞进嘴里，沉默不语。

3. 幽灵号事故现场

星途所的观测船可以依靠星途望远镜和星途指南针在流变星带定位。师门第二建筑队宣称他们采用了更简单粗暴的方法——他们在流变星带中部署了四个定位空间站和五艘殖民舰。这些半永久性据点是建筑队插在流变星带中的眼睛，大体能够彼此定位了。

在流变星带采矿、建基地已经够惊为天人了。禾家得知建筑队的这种原始的定位方式后，就更不可置信了。虽然概率很小，但流变星带中，每一颗恒星随时都可能发生“胞吞”和“胞吐”。星舰若没有引航，靠近流变星带都有可能被陡然增大的引力吸入恒星；或是被恒星吐出的新天体俘获，最终坠毁；或者被不知道那儿冒出

来的虫洞传送到不知道哪里——运气差一点的话，可能只会传送“半艘”星舰……

而建筑队居然已经建造了定位空间站——何其幸哉！何其勇哉！

禾家没法从建筑队提供的信息推断他们时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在前往幽灵号的途中，禾家特意选择了一段折线，先抵达其中一座定位空间站，再前往“幽灵号”，每折跃经过一颗恒星，必要停留测量空间天移的概率——这片星域的天移概率低得离谱，尤其是定位空间站附近。

禾家向西风展示了这一点。西风回答道：“这是好消息，营救行动变得更安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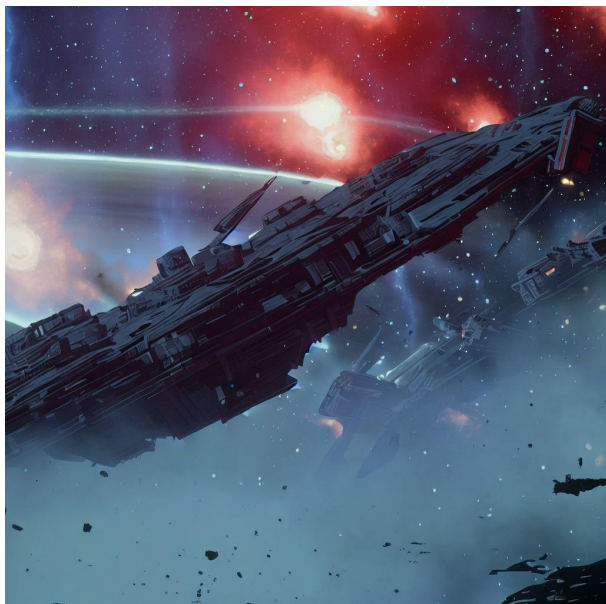
禾家说：“你抓错了重点。这片流变星带不符合自然规律。”

“流变星带本就不符合外界的规律。”西风说，“也许这片星域是我的同族们探索出来的，恰好天移频率比较低呢？可配族行事一向大胆。”

“但这种天移比例也太低了……”

“总会有偶然的。”

“这——”禾家本想反驳，但他想起了那篇在流变星带发现短暂存在的稳定虫洞的报道。流变星带，处处都是偶然。



“幽灵号”已经近在眼前了，禾家打算绕着“幽灵号”飞一圈。

“幽灵号”已经被牵引出小行星带，留下了一路的碎片。几艘星舰正在清理回收这些碎片。在空间精炼站撞击“幽灵号”的位置徘徊着十余艘“热射线”“钢锯”一类的工程舰，正在清理已经变形严重、嵌入“幽灵号”舰体的空间精炼站。“幽灵号”的表面行驶着一些悬浮列车，宛若幽灵号血管中流动的血液。飞行甲板和船壳上随处有弧光和激光闪耀，那是太空焊接作业发出的强光。

A023 的外壳不足以抵挡高速太空垃圾的撞击，禾家没有靠近碎片区，而是用高清晰望远镜对准了那片区域。

碎片大多是“幽灵号”或空间精炼站的舰体碎片，也有损坏的桌椅之类。

禾家还找到了半具尸体。那个可怜虫的胸腔爆炸了，下半身被干干净净地削掉，脑袋除了下颚以外的部分被生生扯断，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西风大概没有看到吧？

4. 绝非善类

线上营救会议后，西风的心情更沉重了。

星途所工程师对这片星区进行全面观测后，发现情况已经完全脱离建筑队的控制。按建筑队原先拟定的计划，要先在原地修复“幽灵号”八成的行星际航行能力和五成的亚光速航行能力，再利用一众星舰制造的跃迁余波帮助“幽灵号”进行超短程跃迁。在维修“幽灵号”期间，星途所要负责找出一条安全的通道，预警天移，并提供高精度授时服务。

这个营救计划很稳健。

流变星带从来都不安稳。

天移又要来了。这次是一场大的。

连续三个太阳周的观测，恒星红移量、引力波、天体轨道的波动越来越大；不时有小行星脱离小行星带冲向舰队，被警戒船烧毁。

A023 和另一艘装备星途望远镜的观测舰被要求全天维持观测。“弦图 3000”对观测数据的分析结果指出，前景并不友善。

流变星带从来都不友善。

禾家和一众星途所人员建议放弃“幽灵号”，立即开始向附近的定位空间站分批转移人员。而师门第二建筑队的工程师更愿意孤注一掷，仍在全力修复“幽灵号”。

禾家在打给西风的电话里罗列了不可能在天移前拯救“幽灵号”的原因。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总结道：“这就是天方夜谈！这会害死所有人！”

现在，禾家负责驾驶A023 检测天移，西风则登上“幽灵号”，负责为星途所人员提供后勤支持。

西风咽下加了诱食剂的淀粉块，然后回答道：“我的同族们没有疯。你知道他们为了这座太空矿场倾注了多少心血吗？”

禾家叹了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说：“抱歉，我言过了。我刚刚发现了一处异常的引力波动，也许马上就会冒出一个黑洞把我们都吸进去！——我又失言了。我知道这座太空矿场花费了很多心血和资源，可为了一艘‘幽灵号’搭上这么多条人命，不值得。”

西风冷冷地说：“不，你不知道。你无法理解‘幽灵号’对‘北天十三星’的意义，也无法理解可配族的想法。”

“可这只是一艘殖民舰。其他殖民舰可以取代它，或者再造一艘。而那些人命，可是无法挽回的啊。”

“是‘北天十三星’现有最大的殖民舰。没了它，

‘北天十三星’的矿物产量至少缩水 1/3。”西风补充道，“而且你有点说错了。第一，‘幽灵号’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它不是建筑队制造的，而是建筑队在流变星带中找到的。找到的时候里面没有任何人的痕迹，仿佛幽灵驾驶的星舰。”

在宇宙中找到被废弃的星舰不算千古罕见的事，许多星舰的使用寿命远超预期，有诗云“一舰传三代，人走舰还在”，绝非夸张。像A023，它的引擎第一次点燃是在 100 多年前。有些设计潜力低、改造升级不便又不能改造成空间站的星舰可能被废弃。但如“幽灵号”这么大的殖民舰大可以改造成一座太空站。而且，在流变星域中找到的废弃星舰，说明这片星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发生过大型天移。

“它在这里漂流了多久？”

“不清楚。甚至连它的用途也不清楚。或许是货船或者生态迁移舰，甚至是宇航母舰。建筑队找到它的时候，它——”西风顿了顿，说“它是完全空旷的，连控制系统和推进器都是后来才加装的。”

.....

一阵沉默。

“那第二点呢？”禾家问。

“哼，”西风短促地哼了一声，用极为冷静、不着色彩的声音问道，“‘平山侯’，你觉得星途所对待人的生命是什么态度？”

“生命是人最重要得东西，是一个人所有权利的基础。”禾家回答道，“你也是星途所的一员，说得好像你不知道一样。”

“那在你印象里，我们可配族怎么样？”

“怎么了？”

“回答我。”

“你和我说过，你们勇敢、坚韧而且团结。”

“‘勇敢、坚韧和团结’”西风重复了一遍，“现在，我再告诉你，不是所有人对待生命的态度都是和星途所相似的。”西风说这句话时很用力，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西风？”

“程稼，我们搭档了有15年了吧？”

“18年，”禾家回答道，“西风？”

“我族拥有过一个极为黑暗艰难过去，”西风用极为低落的声音说，“我这个型号的克隆人是有缺陷的……你觉得呢？”

西风很讨厌“克隆人”这个称呼。

禾家说：“除了厨艺很糟糕、太喜欢吃辣以外，我觉得你无可指摘。我可以教你做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吃的食物，还能想办法修复你的味觉。”

……

一阵沉默。

“谢谢你。”西风顺得很轻，然后长长舒了一口气，“星途所的探测器发现了一个双向虫洞。建筑队的工程师想就此做些文章。你是虫洞专家，我希望你能阻止我的同族。”

5. 远征

“那真是一个‘流变星桥’——而他们居然打算穿过去！真是疯了！”

按这个方案中，需要拆除“幽灵号”的部分结构，重新排布跃迁引擎和低速引擎，将“幽灵号”一分为二。包含货舱的那部分按先前的计划，用超短程跃迁撤离；另一部分依靠牵引船、电磁发动机等低速航行手段强行通过虫洞。而且，送进虫洞的这部分，还要有近千人驻

守，十数艘星舰护航，以便应对虫洞后的所有情况。

“这什么玩意儿？这群人真的知道流变星带是啥吗？他们真的是建造出‘师门太空长城’的可配？”

改造已经开始了。“幽灵号”舱壁的拆除和加固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控制线路也在重铺，但引擎系统还没动。

又是一次线上会议，任凭星途所的工程师如何分析这套方案的危险性，建筑队方面的态度依旧坚决。对这次自杀行动，师门第二建筑队美其名曰“流变远征”。

对于又臭又硬的客户，星途所有一贯的应对政策。

“星途所只是一家测绘公司，我也只是星途所一个岌岌无名的工程师，在这种事情上，你我也只好‘尽人事，听天命’。”

星途所同意用无人探测器进一步勘探虫洞——虫洞的另一面是一片虚空。0.1秒差距左右的位置有一颗白矮星。无人机发现了流动黑障现象，说明虫洞的那头仍然在流变星带的某处。这些无人机没有携带星途望远镜，所以无法测定天移。

一条火蛇在“幽灵号”腰部闪过，那是爆破的闪光。随后，牵引船把“幽灵号”分为两半，成为了“安宇”和“探宙”两艘姊妹舰。它们引擎系统也开始改装、调试。对于“探宙”，建筑队没有安装任何跃迁引擎。如果虫洞在天移后关闭，“探宙”，连同陪护它的星舰和全体船员，都将永远困在流变星带。

流变星带从来没有侥幸。

“程稼，‘永恒’对可配族来说没有你想象地那么长。”

师门第二建筑队邀请星途所列席了“‘流变远征’志愿者招募会”，以展示进入虫洞的建筑队员纯属自愿。报名的呼声很高，但列席的星途所人员只觉得建筑队的虚伪，以及建筑队员的天真——除了西风。她太了解自

己的同族了。

建筑队想向星途所购买一艘测量船用于领航。原则上这是不允许的，于是，建筑队转而请求签订一份百年长的领航服务订单。这在程序上不成问题。但有谁会天真到相信建筑队的谎话，陪着一千多愣头青赴死？

最后的一点时间都花在准备“探宙”上。

流变星带到了分别的时候了。

“‘勇敢、坚韧和团结，是师门可配族最宝贵的品质。’”

6.后记

流变星带中，出处都是偶然。

流变星带从来都不友善。

流变星带从来没有侥幸。

流变星带中，一切皆为命运。

那场天移是一场浩劫。从无人机最后传回的报告中，流变星桥的信号消失了。

“安宇”顺利地撤回北天十三星。在维修和扩建后，不日就能回到太空矿场。

星途所对此次救援行动收取的服务费是一座地基星途望远镜阵列，就建造在天顶丙六一颗没有大气层的卫星上。

可配族是没有遗产的，他们死后，财产会归社会所有。所以抚恤金和星途所一百年的工资，被用来在星图望远镜阵列旁建造纪念碑和公墓。墓地里合葬着所有能收集到的“幽灵号”遇难船员的骨灰。

在地基望远镜阵列第一架望远镜建成后，禾家就申请到此值守，专心研究流变星桥现象。

某一艘参与“幽灵号”救援的星舰回到北门观测站

后，荷下镇接到了星途终端的加密讯息：

“编号：K1348。调查结果：现有情报完全吻合，此行得到各波段成像，无明显帝国技术痕迹。调查员：实调组M-32L-4783。”

文 _ 千 翎 图 _ 千 翎

可星空早已扑面而来

罅隙支流的“决堤”至今已近百年，但“狂乱的星空”一幕依然牢牢刻印在每个见证者和受难者的记忆里。

【校对践行者 千 翎】

泛星历 99 年。（第二）索拉联合边境，流变走廊的某一军事空间站。

在这个时代，受制于国内的经济实力，又要考虑到承建公司的“商业风格”——或者说是“手段”——边境太空军事站上的人员宿舍通常建造得很精简，这位戍边士兵的房间也是一样：一板床，一扇贴在床边的、附有帘子的圆窗，一张弧边书桌以及一个建在对面墙上的长型顶柜里略显杂乱地摆放着私人用品。他还是一名父亲，于是还在透明的玻璃上贴上了一张女儿的照片，遮住了一小片背后的星空。在这个角度，肉嘟嘟的婴孩就好像张开了双臂扑在璀璨夜空的怀中，所以在长达数年的戍边时日里，他从未把这张早已过时的老相片放回抽屉。

女儿已经很大了。但他不能回去。他只有留在这儿，女儿才有继续长大的资格。他们算不上是有钱人——而且越是在这个买东西越来越贵的年代，就越是如此。他把女儿留在国家的腹地，能远离流变星带，能远离莫什么拉那帮外星人，能远离可配——妈的，人造人，这像话吗？——远离一切在他看来会给女儿带来莫大危险的因素，这就是他所有能为她而做的了。

现在是泛星历 99 年。他看了眼日历。大概几十个标准日前，驻守这个空间站的长官带了一队舰队出去，

很快又开了回来。全站广播一打开，熟悉的大喇叭声音就嚷嚷，号称是大败了旁边游荡的一支海盗，虽然不知道具体规模，但算是领了“赫赫战功”的。然后就是十几天后，也许是上报了政府那边，大家都看见有一支不知道什么公司的工程舰队风风火火地赶到了这边……在边境，还是凶险的流变星带的旁边，这么爱岗敬业的工程队实属少见。他们跑到长官办公室那边更新了全套的网络系统，于是也顺带着给全站通了自由通讯网——像他这样的士兵总算是能经常和家里见上一面，而不是隔三差五只能挤那几个公共声波频道留一两句言了。



喝到了这碗“汤”，他很庆幸。——嗯，值得庆幸。

想着想着，他望向桌上那个小钟：那个设备记录的是女儿那儿的当地昼夜时间，马上就到晚上十点了，是他们约定好的。他背靠在洒落着星星的窗边，盘起双腿，坐到床上，熟练地打开了这个被新安置在房间里的设备。在小小的全息屏幕上，他看见了深深刻在记忆里、却又略显陌生的少女正在挥动着手臂。

“阿爸！你好准时，我还以为你可能不会用他们给的设备呢。”

他笑了笑，心里说的是“我提前练习过”，龟裂的

嘴唇却模糊不清地翕动出“对爸来说简单的很”几个字。

“阿爸，我们隔太远啦，有些延迟呢。我看见你在张嘴，但是听不清声音。”

也许真是有些延迟，也许没有，总之没等男人开口，就又传来了对方的一连串的话语。

“欸，爸，你怎么还把我那么小的照片挂着呢，我现在都快13岁、都长好高啦——但是比不上班里那些改造过的同学。但是他们都不承认，他们有的说傻子才拿基因改造用来变高，但我觉得他们在撒谎！……”

女孩很活泼，话说着说着就变得神采飞扬的，等到快说完的时候眼神才飘回男人这边。她看见男人只是保持着微张着嘴的姿势，静静地听。也许是在等待延迟，也许记忆中的父亲便是如此，总之，她决定用咧嘴作为这段唠叨的结尾。

“你不是喜欢星星嘛，这样贴着，就像是你躺在星空中。……我就没有拿掉。”过了一会，男人作了回答。

他也没有女儿其他的照片了。但这一点他没说出来。

“这样呀！真的不是没有我其他照片了吗——阿爸，我提醒你下，常规设备都有截图哦——”她投来一个大大的微笑，“……呀！阿爸，阿爸——你后面的星星在眨眼睛！”

“傻孩子……”通讯影像对面的男人似乎逐渐进入了状态，他开始放松地将背靠在窗边，慈祥的笑容将拉碴的胡子弯出一个弧度，“爸爸现在在太空站上面呢。这边没有蓝天，没有大气层，星星就像河里的沙子一样，可不会一闪一闪……”

说完这段话之后，他不知为何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长期驻守流变星带边界的直觉让他冒出了冷汗。

他僵硬地转过头去。

哦不……那岂止是一闪一闪——那些平常一动不

动的星点此刻闪动、漂移、缩放着，随着时间一秒一秒过去，这如同梦境里的幻觉正在变得越来越……偏移现实。他知道这是什么，但这一切仍然持续地僭越着他过去的认知——面前的星空异象，超过了长达十年以来所有“幻觉”的总和。过往所有的“舞者”，在这一刻开始共同起舞了。

这不是正常的流变现象。这不是正常的流变现象。这不是正常的流变……星星，星星都疯了！

通讯信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断开，杂乱的噪点冲刷走了他女儿的面容。

他努动着嘴唇。他很想逃离这里。他尝试站起身。

可星空早已扑面而来。

……

泛星历99年，发生于罅隙支流、将持续长达70年的流变星带“决堤”异象开始了。

——《索拉纪年史》

文 _ 米哈伊尔

暴涨理论与热烈海

注：★【加密】★

【校对践行者 干 翎】

暴涨理论，一个自索拉尚为行星文明——彼时我们自称地球文明——时就出现其雏形的历史悠久的理论。许多年来，众多优秀的科研人员们在此基础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们今天看待宇宙提供了崭新而独特的理解方式和视角。

但这一篇微不足道的小文章并不是为暴涨理论而作的。据星弦所说，如她一般的生命曾来自一个并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始宇宙，其状态和其中存在的生命的形态都与如今大相径庭。它与它曾经所孕育的一切一样悠长而光辉，恰如当时地球生命起源时的海洋原始汤一般繁盛。她叫它“热烈海”。

如果星弦所言属实，那热烈海时纪的存在该是如此地神秘、短暂、遥远，乃至仅凭我们的技术手段根本无法察觉，就连于彼时诞生的星弦对此也仅限于知晓的程度。因此，研究热烈海对我们了解宇宙是那么的键，以至于我几乎无法抑制地萌生出想要开辟一个宇宙史学研究新篇章的想法。我希望星途所内未来会开展该领域研究的诸位同仁，能允许我提出这样一个粗陋的假说，指出暴涨理论所预言的宇宙早期的状态与热烈海时纪的相似性，并尝试说明后者就是宇宙在暴涨前的那段均一、炎热而活跃的时期，而“第二次大爆炸”就是我们宇宙的暴涨。鉴于鄙人并非该领域资深的研究者，我也

想要动员校内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一同加入研究。

——可关键在于，热烈海的存在必须作为机密藏在星途所档案库之中。一旦热烈海时纪的存在被广为人知，狂热的人们就会立即好奇于那样的时期能否孕育出生命，进而向宇宙中遗留的热烈海之物伸出贪欲的双手，从而威胁到星弦和她的同胞、星途所、热烈海遗产科技和遗迹，甚至是危害整个宇宙的稳定。更何况这还只是我粗略推测、显而易见的一小部分危害罢了。

因此，考虑到这样那样的保密限制，我有时不得以一种极为隐晦的方式去就一些并不明晰的相关理论部分咨询校内的专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限制了我阐述本文的思路，但我仍然会竭尽所能，用鄙人脑海中匮乏的宇宙学知识尽可能地阐述出所谓热烈海时纪在人类现有的宇宙学理论体系下一些可能性的解释，提引出你们星途所内部对热烈海所开展的真正系统性的、专业的研究。

在想到暴涨理论与热烈海的相关性之前，所有解释“热烈海”时期的尝试都将热烈海当作“一个异乎此界的宇宙”（a Universe that differs from ours），所以一直被信息如何通过宇宙大爆炸传递至下一个宇宙等问题所困扰。但如果采用这样一个假设，一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正如上文指出的，热烈海是一段宇宙活动非常活跃的、如同地球上生命诞生之初的有机汤的时期，其时产生了许多生命、文明，此后就是语焉不详的“第二

次大爆炸”，它摧毁了近乎所有热烈海文明，并产生了我们如今遍布星辰的宇宙。倘若认为“热烈海”是宇宙刚诞生不久的一小段时间，而“第二次大爆炸”其实是宇宙的暴涨，那么信息的传递问题就很好理解了。初生的宇宙温度、粒子密度极高，粒子反应十分频繁，在这种状态下产生以一种更强的超短程力为主要作用力（正如同我们的身体以电磁力为主要作用力）的生命乃至文明也是可能的。这类生物应当体积很小，而体内的作用力强。那么我们同时也可以推断，它们的时间感知，或者说生命周期与我们是天壤之别。而当宇宙暴涨并且逐渐冷却，这种作用力会因粒子间距离的扩大而减弱并趋于消失，抑或会因为宇宙的冷却而退化，总之，这种力不再足以维系生物的生存，于是热烈海时纪所有的生命、文明也就自然消亡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暴涨速度远超光速，它们的时间感知会受到影响，使得当时的记录看来就如同是第二次大爆炸。而恰因为这种消亡的方式，热烈海遗留的一切应该散布在大尺度的太空中，甚至可以说，它们体现在宇观尺度下的物质分布中。所以为了复原它们，我们所要做的是观测大尺度下宇宙的物质分布并反推出在暴涨前物质的结构，这也许能为星途所将来寻找热烈海遗迹提供一些帮助。

而对于作为炼鲸个体之一的星弦为何能存活，很遗憾我尚不能给出一个令人相对满意的解释，只能勉强地认为在某种机制地作用下星弦保持了结构上的完整并改变了生命形态，从此开始像我们一样凭借电磁力维系生命。

如上文所述，衷心希望鄙人这篇热烈海研究的开山拙作在交予我的好友星弦永久收录于星途所机密档案库后，能极尽抛砖引玉之用，便于后来学者参考。

米哈伊尔·列夫米拉·别列科夫 著



请关注

-星弦幻协官方网站:

<https://sssfzju.cn/star-prospect/>

-星弦幻协公众号

“ZJU 星弦幻协”

-星弦幻协官方 Q 群 等

342075824

星途测绘所·档案组 出品

2023 浙江大学学生星弦科幻协会“星途”世界观特别企划组